

趣谈鲁西南方言土语——「半熟」

“半熟”这个词在菏泽乃至鲁南地区的读音都为“半浮”。若用普通话理解,意为食物只熟了一半;但在菏泽话中,这完全是个贬义词,与食物毫无关系。相传,这个词最早出自上古时期一位菏泽人

之口。

“半熟”不仅流传于菏泽民间,在鲁南、苏北和豫东一带也广泛使用。许多人虽常挂嘴边,却未必知晓它背后关联着一位伟大君主的故事。

舜是中国上古时期的杰出人物,“五帝”之一。《史记》载:“舜,冀州之人也,舜耕历山,渔雷泽,陶河滨,作什器于寿丘,就时于负夏。”意思是舜是冀州人,在历山耕种,在雷泽捕鱼,在河滨制陶,在寿丘制作日用器物,利用好的时机贩卖到负夏这个地方。

据考证,舜耕作的历山位于今山东省鄄城县阎什镇历山庙村,雷泽就在历山南不远处。《孟子》记载:“舜生于诸冯,迁于负夏,卒于鸣条,东夷之人也。”东夷族群生活区域大致在鲁西南一带,而上古冀州也包含菏泽地区。菏泽历史文化学者徐子红先生考证,“诸冯”之“诸”为“渚”的通假,“冯”通“凭”,认为舜出生于雷泽湖畔的水文观测台栏杆下。也就是说,舜本是上古时代冀州雷泽湖一带的人,这也就解释了他为什么会在雷泽捕鱼。

舜精通制陶工艺,并通过贩卖陶器积累了财富与人脉,这为他日后继承尧的帝位奠定了经济与社会基础。舜以孝顺著称,但家庭环境复杂。他的父亲名叫“瞽叟”,意为“瞎老头”,并非正式名字。瞽叟续弦后又生一子象。为了霸占舜的家产与妻子,他们多次谋杀舜,但舜始终宽容以待,因而赢得众人敬重。

从那时起,“瞎”这个词就不单指视力缺陷,更多了一层“坏”的含义。说一个人很“瞎”,不是说他视力不好,而是指他品行不端、令人厌恶。“瞎包”就成了这类人的专属称呼。后来,“瞎”也引申为形容腐烂、变质的事物。这是解释“半熟”一词时附带的一个方言现象。

据鲁西南民间传说,《史记》中还有一个未被记载的故事,那就是象学烧陶的经历。瞽叟得知舜因制陶积累了大量财富,便让象跟随舜学习制陶。但象好吃懒做,智力不足,根本不是这块料。他捏出的陶坯歪歪扭扭,不成形状,舜只好让他负责最简单的烧陶工作。

一天,舜有事外出,将烧陶任务交给象。舜把陶坯入窑,点燃柴草,再三叮嘱象要看守火候,不可断火。舜离开后,象看守片刻便觉无聊,外出闲逛一番,回来竟躺在草堆上睡着了。舜归来时,象仍在酣睡。舜检查窑火,发现火已熄灭,以为为陶器烧制完成,便进窑查看。结果因火候不足,陶器没有烧透,整窑尽成废品。

舜气愤地唤醒象,责备他玩忽职守。象却振振有词地反驳:“咋啦!你只让我看火,又没让我添柴!”见象如此强词夺理,舜怒道:“你真是没烧透的半熟!”于是,“半熟”一词便流传下来,用来形容某个人缺心眼、智商低、能力差、做事不顾后果、任性胡来的一种状态。

在菏泽,生活中遇到这种人,直率的会称其为“半熟”;含蓄的则评价为“没烧熟”或“琉璃头”,意为“烧瞎了”。如果一次遇到两个这样的人,人们便会用上一句歇后语:“黑碗蒜日子——一个窑里的货”,以表达对这种人的厌恶与愤慨。

生活中遇到“半熟”的几率不小,如何应对,则考验着每个人的智慧。

张长国

硝烟散尽 古县新颜

——巨野县赓续抗战精神谱写时代新篇



青龙山大汉不夜城

青龙湖水乐园

巨野抗日英雄王中群故居

巨野,这片千年古邑,曾饱经抗战烽火的洗礼,如今正将青山绿水与工笔牡丹绘就成富民强县的崭新画卷。往昔的硝烟,早已沉淀为这片土地深沉的底蕴。

10月25日上午,家住巨野县城区的吴继峰和女儿成为白虎山动物园当天的首批游客。他们或许难以想象,1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机器轰鸣、尘土飞扬的矿区。

与此同时,数十公里外的巨野书画街已飘起阵阵墨香。在这里,农民放下锄头,拿起画笔,将雍容华贵的工笔牡丹永久定格在宣纸上。

80年光阴荏苒,这个曾经的鲁西南抗日根据地重要枢纽,已走出新的发展之路。

打不垮的“战略枢纽”

历史的时针拨回到1937年。那年10月,一支由108名师生组成的“济南乡师战地服务团”跋涉至巨野。他们在街头演出《放下你的鞭子》,高唱救亡歌曲,唤醒了这座古县的抗日意识。几乎同时,爱国青年王绍一毅然放弃家业,返回家乡巨野小屯村创办“青年抗日夜校”。知识分子的呐喊与群众的自觉觉醒,共同拉开了巨野抗战的序幕。

巨野抗战从一开始就展现出独特格局。“这里

是鲁西南、运西和湖西三块根据地的联系枢纽。”巨野县博物馆讲解员黄振华介绍,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巨野抗日战争的复杂性与战略性。

1939年3月,八路军115师师长陈光、政委罗荣桓率部抵达郛城。汶鄄巨嘉四县边区联庄总会会长王中祥、青救会会长王绍一代表巨野人民前往迎接。这次历史性会面,使巨北抗日武装正式纳入八路军作战体系,也形成了巨野抗战的鲜明特色——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与群众武装紧密结合,共同筑起抗日长城。

1940年秋,为打通三大根据地的联系通道,县党政机关随八路军转移至巨南,开辟了巨南抗日新局面。此后,尽管面临日寇“扫荡”、顽军摩擦和罕见灾荒的重重压力,巨南根据地依然如楔子般牢牢钉在敌人心脏地带。

在最艰苦的1941至1942年,旱蝗灾害肆虐。县委发动群众生产自救,实行精兵简政,开展减租减息。“我们靠的是与群众同甘共苦,领导干部当年都带头帮群众干农活。”96岁的抗战老兵黄成义回忆道。

正是这种血脉相连的信任,让巨野这个“战略枢纽”在腥风血雨中始终屹立不倒,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谱写了光辉一页。

矿山重生化“金山”

站在巨野金山顶极目远眺,白虎山天池如玉,青龙湖碧波荡漾。湖光山色间,昔日战火纷飞的大地已化作秀美山河。

在白虎山动物园,晨光洒在萌态可掬的羊驼身上。小女孩踮起脚尖,轻轻递出手中的萝卜。一旁,吴继峰的脸上漾开欣慰的笑容。

“从东头走到西头,就变成了白头老。”这句曾在巨野县核桃园镇流传的顺口溜,道出了当年的环境困境。作为菏泽市唯一拥有山石资源的县,巨野曾一度陷入“靠山吃山”的困局。金山周边采石场有60多家、石灰窑50多家,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代价,是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。

2015年,巨野县以“壮士断腕”的决心实施封山禁采,关停所有矿山,全面推进生态修复。政府迅速制定金山文旅小镇总体规划,项目总体规划面积15平方公里,核心建设区3.5平方公里,覆盖20个行政村,总投资32亿元。规划设计了金山祥瑞文化休闲区、青龙山汉文化休闲娱乐区、白虎山山水田园体验区、凤凰山运动养生区四大功能区。

在“生态修复+文化IP+特色项目+创新突破”的规划引领下,如今的核桃园镇已“重生”为一座独具特色的文旅小镇。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前王庄石头寨,碧波荡漾的白虎山天池,尽显大汉风情的小镇建筑、水光潋滟的青龙湖水乐园……一个个建在废旧矿山、矿坑上的旅游项目,正成为金山文旅小镇的新亮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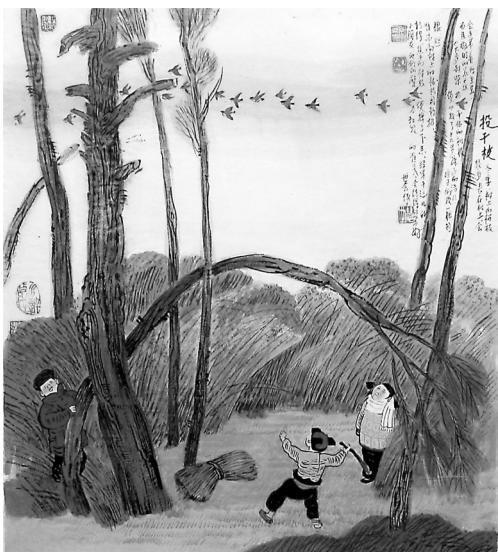
丹青绘就新生活

在巨野县书画院,农民画师张玉梅正指导

文/图 记者 马源劭



投干棒



儿歌曰:李家小亮,去投干棒,一投就中,恁得不轻,投了一车,回家烧锅,晌午吃饭,肉包蘸蒜。王家小胖,去投干棒,投了一响,闪了肩膀,扭了脖梗,砸了头顶,生气回家,崴了脚丫。

冬日里,树上枯枝渐多,乡村的孩子们常握着短木棍,将它们从树上投落,再扛回家中作柴。这虽多是大人的嘱咐,孩子们却同样乐在其中。

投干棒用的木棍不宜过长过粗,需掂在手里轻重适宜。冬日的林间,常见孩子们手持磨得溜光的木棍,仰头在树下搜寻合适的目标。杨树、柳树、槐树的枯枝,木质坚硬,耐烧火旺,是投干棒的首选。

投干棒最好选在晴朗无风的午后。此时枝干脆硬,易于击落;若遇大风,不仅难以瞄准,落下的干棒也易伤人。投掷时讲究力度均匀,不可过猛,否则枝干易碎裂;角度亦须精准,最好击中枝丫与主干的连接处,方

能令整段枯枝完整落下。

选定目标后,孩子们后退几步,抡起木棍,瞄准枝丫关节处奋力一击。“咔嚓”一声,枯枝应声坠落,孩子们欢呼着跑上前抬起。待积攒得多了,便用绳子捆作一束。有时他们还比赛,看谁在规定时间内投下的干棒最多。若有断枝卡在树杈间,大家便轮流投掷;若投不下来,便齐心协力摇晃树干,直至其落下。林间木棍与枯枝的碰撞声,伴着孩子们的欢笑,汇成一首温暖的冬日交响曲。

在那个煤炭稀缺的年代,一捆干棒能烧上大半天,既省钱,又暖和。粗枝耐烧,宜用于熬粥炖肉;细枝易燃,适合引火点火。用干棒烧出的玉米粥格外黏稠香甜,烤红薯外焦里嫩,烙饼也带着淡淡的木香。这些因干棒而生的风味,成了旧日冬日里最温暖的记忆。

枯枝终会凋落,记忆却不会湮灭;习俗或许改变,温暖却将长久留存。

文/孔伟建 图/王世会

乡饮大宾：古礼流芳 德润乡风

据《单县志》记载,林台位于古黄河、汉王河、洩水交汇之处,以及中国九大古泽之首——孟渚泽的中心区域。如今的单县曹庄镇李庄行政村郭院自然村,即坐落于林台遗址的核心区。

明代,林台曾是黄河流域的文化、贸易、战略中心及漕运重镇。可惜,这座繁盛一时的古镇因黄河屡次泛滥,最终湮没于历史长河。

如今,在林台遗址上修建的林台民俗文化村,已成为单县重要的文化景区。这里珍藏着宋、明、清及民国紫砂壶100余件、木匾40余块、其他茶具300余件。其中,清光绪年间皇帝授予林台乡贤张广训的“乡饮大宾”木匾,堪称“民俗之印”。虽已残缺,仍可窥见传统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。

“乡饮”是古代一种庆祝丰收、尊老敬老的宴乐仪式,“乡饮大宾”则是该仪式中的重要角色。宾介,作为我国古代礼仪制度中的核心人员,常在乡饮酒礼等场合由德高望重的贤能之士担任,承担尊老尚贤、维系礼制的社会职能。部分“乡饮大宾”甚至由皇帝钦命授予,皆为德高望重之人,深受民众敬仰。

单县历史文化研究员惠正法介绍,乡饮始于周代,最初仅为乡民聚会形式,后经儒家注入尊贤养老的思想内涵,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具有教化功能的礼仪活动,并历代传承。

直至道光二十三年,清政府将各地乡饮费用拨充军饷,此制方告废止。乡饮之俗前后延续约三千年,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。

据单县民间流传,每年农历正月十五与十月初

一,县衙皆置办酒宴,乡饮大宾凭牒赴会,县令率僚属相迎。大宾坐西北席,宾贤坐东北席,特殊贡献者坐西南席,主人坐东南席。三宾就位,宾主相揖,司仪举酒致辞:“今举行乡饮,非为饮食,凡我长幼各相劝勉,为臣尽忠,为子尽孝,长幼有序,兄弟恭恭,内睦宗族,外和乡里,无或废坠,以忝所生……”

司仪首饮后,执事端杯揖送宾主,宾主面拱谈律令。随后,县令等向大宾敬酒,直至宴毕方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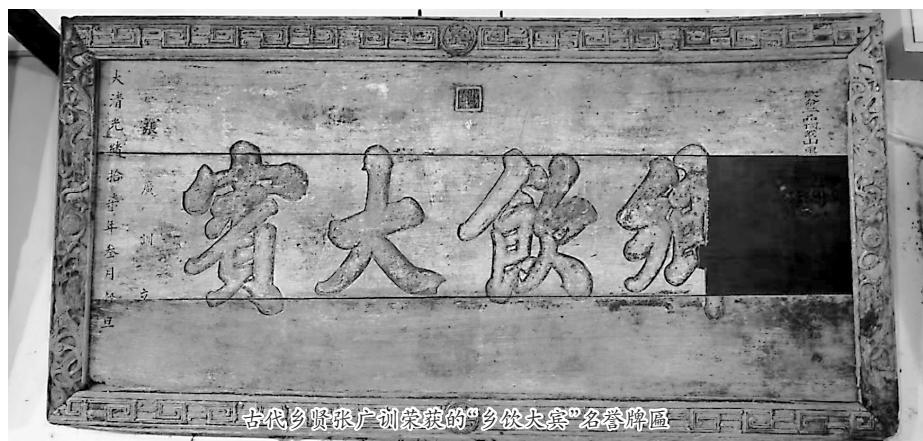
每逢此时,乡村祠堂中亦别有一番景象。当地富家贤士捐资设宴,由宾介主持,邀请孤寡老人、长者、教师、名士、文人等共聚一堂,把酒言欢,乡情浓郁。

乡饮习俗在当时的社会中,发挥着敦亲睦族、劝善止恶的积极作用。时人将参与乡饮或受任为大宾视为莫大荣耀,传为佳话。

从本质上看,乡饮是古代“移风易俗”的重要实践,通过树立道德榜样,举办集体仪式,凝聚人心,引导风气,推动社会文明进步。

作为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,乡饮习俗曾在黄河故道区域广泛流行,与今天我们倡导的崇德向善、文明有礼的乡风建设一脉相承。

文/图 通讯员 刘波



古代乡贤张广训荣膺的“乡饮大宾”名尊牌匾



展示乡饮大宾牌匾的沙沟店茶馆



单县民俗文化村一角

● 菏泽地名前世今生 ●

白

茅

村

曹县庄寨镇白茅村,村名源于元代贾鲁治理黄河。《曹县地名志》记载:村名见于《元史》。元惠宗至正初年,黄河于白茅决口,工部尚书贾鲁率17万民工治河,工程自白茅始。因当时黄河泛滥,此地形成白碱滩,茅草丛生,故名白茅。

元惠宗时期,黄河多次在白茅决口。至正十一年(1351年)四月,朝廷任命贾鲁为工部尚书、总治河防使,征发民工15万、兵卒2万治理黄河。贾鲁采取疏、浚、塞并举和先易后难的方针,将工程分为三段:首先整治旧河道,开辟分洪泄流的减水河;其次堵塞黄河故道各处决口、豁口,并修筑北岸堤防;最后堵塞白茅决口,挽河归复故道。

此次治河最关键的战役是堵塞白茅决口。贾鲁先修筑三道刺水大堤,“总长二十六里二百步”,用以挑流减弱决口水势。随后,又修筑截河大堤,其中黄陵口北岸“长十里四十一步”,黄陵口南岸“长九里百六十步”。这些工程完工后,故道开始通水,但因刺水堤和截河堤长度不足,进入故道的水量有限。未堵塞的口门“南北广四百余步,中流深三丈余”,又值秋汛,水势更猛,决口之水仍“多故河十之八”。贾鲁遂改用“石船堤障水”之法——将装满石子的27艘大船依次凿沉,形成石船大堤,最终成功封堵白茅决口,使河水断流,故道恢复畅通。

贾鲁治河始于白茅村一带。该地在汉朝时为济阳县治所,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出生于于此。旧志记载:刘秀父亲刘钦任济阳县令,西汉哀帝建平元年(公元前6年)十二月,刘秀出生于济阳县署。民间传说,刘秀降生时正值严冬,大雪封门,天气极寒。附近乡民见县署内红光冲天,以为失火,纷纷前往救火,却未见火情,只听屋舍内传出响亮婴儿啼哭声,众人十分惊讶。是年堤内大熟,发现谷物一茎九穗。刘钦认为此乃吉兆,遂为儿子取名“秀”。刘秀为汉高祖刘邦九世孙,9岁成为孤儿,从济阳县迁居河南南阳;28岁起兵反对王莽新朝,31岁登基为帝,定都洛阳,开创历时196年的东汉王朝,史称光武帝。

“汉舍嘉禾”为清代曹县八景之一,所指即刘秀出生于白茅的传说。明代的白茅村,至清代因形成集市而称白茅集。村中居住有王、刘、韩、孙、许等姓氏,其中王氏作为于谦后裔而广为人知。

该村《王氏族谱》记载:白茅王氏世居考城;六世祖谦,字廷益,历任御史、兵部左侍郎、山西河南巡抚、兵部尚书等职,官封少保。于谦为官清廉正直,因“夺门之变”蒙难,家产被抄没,家属发配边境。其长子于冕经王直等老臣极力保奏,发配龙门。于谦义女王朵儿为报恩情,巧妙将于冕次子于柯带出京城,跋涉至白茅村。为保全忠良之后,王朵儿让于柯改姓王,对外假称母子。1469年,于谦冤案昭雪,于冕官复原职。王朵儿得知后,带于柯赴京认父。她不愿留居京城,独自返回白茅村,不久病故。于冕感念王朵儿养育之恩,遂让于柯留在白茅村,继承王姓。于柯娶妻梁氏,立业后改名志行,字笃躬,决心在白茅村繁衍生息。

明代曾在白茅村河畔建于谦祠堂,后于1950年重建。2021年5月,于谦纪念馆被列入曹县第一批历史建筑名录。

丰瀚 鄆鸿